讜論集

二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讜論集卷一

宋　陳次升　撰

上皇太后論陳瓘書

月日具位臣陳次升謹齋戒裁書昧死上皇太后殿下

臣竊惟哲宗彌留之際殿下奮獨斷之明斥排異端援

立眞主上當天心下協人望功施社稷流於無窮皇帝

嗣服之初殿下謙恭退託聖功不居皇帝勤請繼之以

泣方同聽政暫濟艱難仍以祔廟為期及夫因山之葬

甫臨寧神之禮未畢又下手書先復明辟三尺之童皆
知參預國政非殿下所欲誠出於不得已也近者諫官
陳瓘風聞不審猶以預政為言皇帝重行貶降以明其
妄謫命方下改守軍壘中外相傳聖恩深厚臣下何以
圖報瓘之言雖甚不根然臣採之輿論竊謂皇帝恭行
仁孝晨省昏定之際萬幾之務慮或以聞而殿下之意
豈欲參議哉竊慮宮省執事之人或但聞其語而不知
其詳或欲張大其事而不考其實妄有傳播蓋亦未可

知也而讙之言乃得於傳播之妄烏足為盛德之累哉
況殿下自同聽政之初以至復辟之日手書屢降至誠
勤懇昭若日月焉可誣也伏望聖慈不以讙之言為念
而以來忠讜安社稷為心雍容禁闥粹養天和是非不
足以關其慮萬務不使以累其中日加撫育之恩以享
榮養之樂不獨保聖壽於億萬斯年而餘光流澤亦足
以為族系之慶豈不韙歟臣之狂瞽冒瀆天聽不勝戰
慄惶懼之至

上徽宗乞致齋日不作樂劄子

臣伏見今月十五日迺致齋之日其日聖駕遊幸寺觀雖曰燒香為民祈福緣歸必作樂登樓觀燈以同民樂其於昭事上帝齋莊嚴潔恐未足以盡志且如今月五日亦係祠事致齋之日御宴遂移於六日於禮為宜上元遊幸恐當如之臣之管見如此不敢緘默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取進止

上徽宗論選舉第一狀

臣恭惟神宗皇帝待大臣有禮相與以誠至於進用人材選推士類其權必常在已而不輕付與自監司以上若闕一員宰執具人才資任合充其選者數人取自聖擇若未當聖意則睿旨別行除授德音渙發三省奉行而已及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有不當臺察彈治當是之時威福專在乎上差除至公人無間言寒畯之士激昂自奮得人為多自後宰執欲任自已之私專竊威福之柄若有進擬指定一名除授去

取不出聖意至於寺監丞而下州郡員闕多歸於堂除
大公至正之道罕聞私謁奔競之風寖熾攀附宰執者
有進擢之速特立自守者有留滯之嘆除目一下士論
沸騰此弊不可不革也伏望聖慈紹述神考之志監司
已上差除並取聖擇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
格差注如此則大公至正之道開私謁奔競之風息實
社稷無窮之福也

第二狀

臣伏覩先帝修立官制允釐百工除監司省郎府推判官大藩知州已上係朝廷選差自寺監丞而下以至州縣差除一切付之吏部又有選格次第其等差有注授優便者必以功能進而不為勢要得已授命者必可之官不為堂除易孤寒之士不附麗之人緣此皆得以自奮差除一出於至公而不緣於私徇元祐以來執政大臣欲擅國權紊亂官制自寺監丞以至主薄既出堂除吏部注授州縣員闕職位又為朝廷取闕其有已授命

之人待闕有及一二年又為堂除別差官改易甚為狼
狽當是之時被命公朝拜謝私庭其職任之美者無寒
門悉歸於勢要搢紳咸有不均之嘆今日朝廷修復先
帝政事差除尚乃因循前日之弊未足以成先帝之良
法美意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自寺監丞而下一如元
豐官制之初不係堂差州縣差注朝廷更不取闕庶使
功能不遺於寒微職任不移於權要

第三狀

臣近論列乞寺監丞而下除授依官制裕一切付之吏部以選格差注至今不蒙施行臣竊惟神宗皇帝立事必有法立法必有意非苟然而已經畫官制之初必先會計昔日官吏俸給所費幾何既行官制則制祿高下必以昔日為准故省郎而上出於堂除則支全俸寺監丞而下付於吏部則支折俸今寺監丞而下既係朝廷注授皆給全俸所支既多國用益匱京師財賦窘乏其亦以此侵耗之一端況立法非特如此而已蓋將以分

宰執之權摧奔競之風而使寒畯之士各得以自奮吏部員闕既當則人人無留滯之嘆至公之道由是開矣今三省曾不以是為意其員闕收歸朝廷惟欲增重其權柄而已其為官擇人誠未見其實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寺監丞而下差注一切送吏部以存官制良法

上徽宗謹名器

臣聞天下雖安有可危之理天下雖危有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在人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

所操之柄也權歸於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者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稽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勤師旅内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閒中外無事者特以威德歸乎上姦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甚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夷行嘗對唐帝曰無以權屬人又論用人則曰苟自聖擇

無不當者誠以至治之要在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去太甚用中道遠聲色崇節儉進忠良斥姦佞弛兵革寛刑罰撤無用之臺榭罷不急之工巧蠲宿逋以恤窮民省探報以防冤濫治天下之具何以加諸若行之不息終之不倦可謂全善矣然今日之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誤恩擢於諫省輙敢引此以為龜鑑伏願陛下留神無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實天下之

福也社稷無窮之休也

又

臣竊以君者制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倡之於上臣和之於下然後君臣之分正矣君倡而臣不和上行而下不隨則名分紊亂紀綱不立危亡之基實始於此箕子所以垂戒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謂是也臣訪聞近日睿旨差除三省多方執奏肆行沮格三省欲

有進擬兾聖意之必從除目之必下倒置如此臣竊憂之至如前給事中龔原以罪去國之日御批甞犯贓私每議政事遂行重責未至貶所即移壽州未幾又除待制移知杭州前日聖語墨迹未乾今日除授如此其峻何以示信天下又如中大夫王說年已七十有餘所至素無善狀令乃特轉太中大夫移帥青州原等遷升未委何名如聞皆出三省進擬不出陛下之意臣聞日者陽也君道也君正於此則天應見於彼故日常明臣侵

於君陰侵於陽則日有薄蝕之患近者太史預奏四月朔日有蝕之竊謂三省之權太盛君上命多阻而不行日蝕之應殆以此歟伏望聖慈收攬乾剛以正名分睿旨所降要在必行三省進擬或可或否悉由聖斷龔原王說除命特行改正如此則日蝕之異自消太平之基可致

又

臣竊以治天下之道在乎正名分而已名分正則君道

尊而無可陵之漸臣道卑而無逼上之强苟失其正尊
卑之序亂上下之分虧此不可不慎也今三省專威福
之柄侵人主之權睿旨則沮格而不行進擬則堅執而
必下乾剛坤柔之道未正堂陛高卑之勢未分忠臣義
士夙夜以此為憂姦纖巧佞之徒乘此射利大臣之權
既重賓客輻湊其門環坐其馬廐而不以為辱奴事其
子弟而不以為羞良可歎也况龔原進職移守錢塘王
説轉官移守青社既繫兩省從官事干大體命下之日

羣聽驚駭三尺之童皆知其非若不改正則作福作威專在於臣陛下孤立誰肯為國者乎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以正上下之分以息奔競之風

又

臣近嘗論奏三省大臣專權威福睿旨差除則沮格而不行三省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上下之分未正乞收還威福以定名分訪聞三省大臣日近肆為詭計但避專權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則陽為承行若非所欲則陰

諭屬官繳駁上以侵凌主道下以竊弄國權朋比之風
漸成威福之柄倒置若不辨之於早則易之履霜堅冰
之患至矣伏望陛下攬乾剛之威奮神明之斷一出令
則渙而必發一除授則審而必行敢有不存名分肆為
橫議者特行黜責如此則主威可立朋比之風可去宰
執專權之弊可革矣

上嶶宗奏論盜發保州倉

臣竊以北人通好百有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邊庭弛

備令遼主新立喜兵好殺人心未服國中未定萬一衝
突犯我邊陲守邊之臣若非其人倉卒之際不無敗事
伏聞近者保州軍糧倉為賊所發般運踰城而出其閒
多是兩屬人户及草場遺漏燒焚積草數萬不少雖不
見賊之主名竊恐是姦細本州並不知覺守倅如此安
可守邊兼慮其餘州軍守倅亦有似此不職難以任事
皆宜罷去擇其勇武智畧之人以代之庶可制勝於未
然銷患於未兆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取進止

上織宗奏論强盜法第一狀

臣竊惟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罰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强盜之法特加重盖將禁奸宄惠良民故也行之百有餘年天下安堵近者朝廷改法以强盜計贓應絞者並增一倍贓滿不曽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如聞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苦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有可生之道往往不敢告官傍人亦不敢收

捕恐其復還别生讎害賊徒以此益逞兇頑聚集為多
重法地分益甚竊恐浸淫日久養成大寇如貽國家之
患伏乞睿旨復行强盜舊法所有前件新改條法更不
施行庶使良民安居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論奏强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曾
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自上條頒降之後被害
之家以盜有可生之機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傍人亦

不敢收捕恐有讐復賊盜由此充斥人民不得安居乞依舊條改正竊聞朝廷於尚書刑部取索諸州軍申到强盜大數比較未行上條已前數少即是賊盜衰息刑罰可減遂不施行此正與臣前所論事意相反也夫有盜必申則刑部之數多懼有報復不敢以聞則刑部之數少今但不申不捕耳豈真少耶臣恐自此盜賊充斥而朝廷不知也是以從官及御史臺亦嘗論列非獨臣區區之私見也茲所繫利害甚廣臣所以再瀆天聽伏

望聖慈博詢事實特行刪改庶使盜賊知懼良民安堵
取進止

上巖宗奏論京師强盜

臣竊以京師浩穰之地人物繁夥寇盜頗多前後敗獲
官司推鞫並不仔細究治贓物惟追其一二窩家悉畧
而不問習以成風恬不為怪賊徒賴窩家以有容窩家
賴贓物以為利是以盜賊益熾良民不得安居訪聞盜
賊各有地分窩家亦有主名捉事之人推鞫之吏往往

知其窟穴但素相交通不肯用心根究耳伏望聖慈嚴
勅在京官司推治賊盜必須追究贓物及窮治窩家依
法斷遣庶幾可令衰息取進止

上徽宗奏論永安縣强盜

臣聞御史中丞趙挺之奏河南府永安縣賊盜事見下
本路體究者臣竊惟賊盜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禾稼
國家嚴賊盜之法重告捕之賞正為是也今永安縣陵
寢側近賊盜公行殺人無忌州縣縱弛而不問監司忽

畧而不察尸首暴露道路喧傳挺之論奏朝廷雖已行下本路體究詰實然監司州縣失職不糾在法自當有罪供報之際若更匿情隱避不以實聞則殺人强盜無由敗獲慢法官吏無以懲戒日益以甚為害豈細臣欲乞特降睿旨候本路體究到事狀如與挺之所奏不同即送御史臺與大理寺根究事實重與施行庶幾朝廷之法不廢死者之冤可伸取進止

上徽宗奏論陜西羣盜

臣竊聞陝西諸路羣盜嘯聚始纔一二百人未聞官司
使救護況陝西兵民素甚强悍良於戰鬬若不早行撲
滅本路災傷竊恐流移之人復羣而為盜其勢必熾向
秋已去餘黨若存西戎乘此之時必來作過外有寇敵
之虞內有羣盜之擾為害非細兼聞羣盜多是逃軍蓋
因近來築寨淺攻偶失主將兵士懼罪不敢歸營是以
流而為盜伏望睿旨特下本路監司安撫司體量上項
軍賊若非怯敵不殺其主將偶然失利之人特與招降

或情不可恕則乞嚴命捕盜官司緊行收捕早令盡靜

取進止

上徽宗乞罷修興德院狀

臣伏聞興德禪院見行修蓋者竊以陰陽之書昭示吉凶以前民用休徵則吉從之咎徵則凶從之古之聖王凡有營造必即休而遜咎捨凶而從吉所以措天下於萬世之安本朝治平熙寧間欲於英廟潛邸修蓋禪院日者以其位宅壬方於國音有所不便遂行寢罷元祐

絶聖亦復如之況今不止於國音不利而已或聞於陛
下本命亦有相妨豈宜大興土工廣有建造夫陰陽所
忌常人之家猶且避之陛下貴為天子宗社生靈之所
託安得忽而不忌之乎伏望聖慈審察休咎特罷興德
禪院修造以順陰陽之理以為國家無窮之福取進止
奏彈錢遹第一狀
臣伏聞御史中丞豐稷彈劾新除殿中侍御史錢遹頃
常假曽肇之名為豪户撰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户金為

潤筆臣未敢以為有亦未敢以為無今肇見任翰林學士可究其實若果無耶亦足與遹辨明若果有之顯詐欺取人財物况國家御史之道惟贓為最重一犯於此則為終身之累詐欺取財在律准盜焉有盜詐之人可任天子耳目之官乎臣欲乞睿旨付外施行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奏新除殿中侍御史錢遹假曽肇名為豪户作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户金事今月初四日親奉德音謂假

肇名為父撰墓誌者臣竊謂御史之職以糾察官邪為己任惟忠實不欺然後能以是為是以非為非而無負陛下之任使今錢遹父之亡也事之當如其存遹乃不請於肇而假肇之名為父撰墓誌是謂有欺於父矣又假肇受金之書以播於外是有欺於親戚鄉黨矣所存如此其人可知為父撰銘初無利害尚任欺詐而論列朝廷之事利害有大於此者能保其勿欺乎伏望聖慈特罷遹之除命以警詐妄取進止

第三狀

臣近彈殿中侍御史錢遹欺詐乞罷除命不蒙俞允者竊念臣知遹之欺詐而不言之罪也知而言之果實不誣朝廷當罷遹而行臣言若以臣之言為不可用臣安可更當言責況遹今既同臺顯是難以共事伏望聖慈特罷臣之臺職除一閒慢差遣庶安愚分取進止

奏彈曾布

臣竊以正而不撓乃可以任天下之重公而不私然後

服天下之心苟為反是曷副具瞻伏見右僕射曾布性
禀姦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非人大開
邊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惇未
知布之所職何事玉毀櫝中則誰之過陛下矜容曲貸
仍有進擢荷天地不貲之恩臣子之心義當如何而布
不圖補報惟務徇私自登宰席獨擅國權輕視同寮威
福由己進援親故羅列京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寘之
臺諫以為心腹不以人材為用惟以爵賞為私恩所親

者進所疎者退愛之者則留京師惡之者則令補外書
疾比德詩刺不平其布之謂乎布既以此自任其子弟
亦甚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且附枝既大必賊本心
私家既盛必危公室古人以為戒陛下其可不念之蕪
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
修神宗皇帝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安石之
善掩蔽神考之美近者諫官論列陛下已令看詳徑涉
春冬未見行遣訪聞布欲自掩其過又欲為史官之地

恐塄壻葉濤例皆得罪是以稽緩未肯進呈專擅如此

頗駭羣聽況布之登用方且彌月凶威氣燄薫炙中外

若更遷延日久盤根固基必貽國患其將奈何易著履霜

堅冰詩戒桃蟲維鳥辨之於早正在今日伏望聖慈特

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取進止

第二

臣伏見右僕射曾布奸凶擅國臣已具前疏退而思之

專輒移易臺諫官一事頗為寒心夙夜不遑須至再瀆

天聽竊以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天子耳目之官朝廷委
寄之權最為親切選任除授繫國重輕祖宗以來每有
差除執政不得干預豈敢專擅進退之者乎況君者制
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倡臣和則名分乃正臣
强上陵則主威不立令布之所忌則移之布之所親則
用之去取惟已不出聖意進彼退此易於反掌作福作
威莫大乎是尚賴祖廟之威靈陛下之神聖照見底裏
比因人言即行改命而布猶偃然當國不愧乎人揚揚

自若曾匪引咎豈惟不足以儀刑百辟表正四方而凶悍之心已明跋扈之萌可見今日不圖於始異日難制其終國家安危之基實在此舉伏望聖慈斷而行之特正布罪以儆有位天下之幸取進止

第三

臣竊以朝廷之上萬幾之務其所主行者在乎宰相苟有失當臺諫官得以論列若容宰相選任門下親昵之人碁布言職陰相附會則忠讜之論塞壅蔽之風成矣

伏見右僕射曾布近薦引門人王覿為御史中丞賈易為右諫議大夫張廷堅為右正言除張廷堅已行罷去而王覿賈易尚握言路重權若陰相結納肆為朋黨陛下孤立誰與為助若有不公誰敢擬議兼修國史宰相係史院長官必須相見如有交通何所不至況臺諫官不得與執政官相見有著令祖宗之法安可不守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第四

臣伏見曾布自登揆路首罷豐稷御史中丞引用門人
王覿為代遂致人言有瀆天聽今雖改命又遷翰林學
士採士議僉曰未宜以謂豐稷陛下之所任在職累月
忠言讜論屢聞入告布則忌之遂改權工部尚書覿乃
布之引用在職彌旬未聞補報今因人言則有内相之
命除授若此是陛下之所任者恩數則薄布之引用者
恩數加厚夫爵天下之公器人主之操柄其厚薄顛倒
如是何以厭服人心伏望聖慈追改覿之除命别有所

授以副朝望取進止

第五

臣近論列王覿任御史中丞方彌浹旬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曾肇合依例補郡不蒙施行者竊以宰相總萬幾之務操威福之柄其任甚崇其權甚重若任其至親與夫所善之人寘之要地相為表裏則强盛不已必至於陵上故聖人作易於坤之初則曰履霜於上則曰龍戰所以防微杜漸垂戒於萬世者其以此而已今覿乃

右僕射曽布之所善者也雖罷御史中丞猶居翰苑肇乃布之至親者也雖罷翰林學士猶侍經幄名為改除亦甚要近况靚為中司未久不宜有此升遷肇之補郡自有舊例儻不施行豈得為允兼靚等以非其當擄各具辭免如因所請特賜詔可不惟有以彰陛下優異之恩又足以分宰臣比朋之勢一舉兩得頗協大公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取進止

第六

臣伏見右僕射曾布近充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山
園陵使回引進屬官蒙等第除授訖臣竊惟祖宗以來
山園陵使引薦屬官雖有故事合行推恩未有賢與不
肖並進職任如此其衆者臣之所不知也況今祔廟方
彌旬浹一日之間除目並下物論喧騰以為陛下每有
特差除三省或沮難而不行今布之所薦三省除授甚
速是宰相之權有過於陛下矣若以所薦人材資任言
之其間亦有可以進擢者然非聖擇恩獨歸於權臣之

門奔競之徒益行阿附此不可不慮也兼遺忘欽聖虞
主事御史臺見行推治山園陵使司屬官既是分董一
行事務其間慮有干涉若俟獄具然後推賞亦未晚也
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所有新除且行寢罷俟御史臺獄
具日檢詳故例比類施行庶允公議取進止

第七

臣竊以避親之法著於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稟而況
貴近臣乎今曾布曾肇乃親兄弟也布為右僕射肇為

翰林學士不行迴避豈得為允蓋宰相任天下之重握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也翰林學士職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苟不中度理當執議捨親而議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蓋謂此也陛下方當持盈守成之時宜守而勿失以為太平基業社稷無疆之福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取進止

第八

臣伏覩曾布秉鈞當國其弟肇又居翰苑委有親嫌在法宜避近因人言肇已罷職而猶進讀經幄兼修國史搢紳之論亦未僉允謂如富弼韓絳為相弼之壻馮京絳之弟韓維以親引嫌悉補外郡此祖宗之故事朝廷之近例今日正宜守之不可以廢而肇猶居要職日侍清光豈得為允伏望聖慈特令補外以存典故以别嫌疑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九

臣竊以宰執大臣一有動作百辟之儀刑四方之表則
行法必自其始然後能服天下之心苟不奉法豈能逃
天下之擬議哉伏見右僕射曾布用恩例陳乞下闕文兼
元符令已是不許陳乞奏辟吏部明知其不可而畏憚
布之權勢輒引紹聖勑條又引元豐間呂希述例申取
朝廷指揮況元符著令既在紹聖之後前勑自是更改
不行而希述又只是勾當儀鸞司即非刑獄職事豈可
用以為例吏部既是徇情曲法三省又且雷同不敢誰

何表裏相助一如其請朝廷之上法度不守紀綱不正

而欲天下之治其可得乎伏望聖慈特賜改正施行以

存法守以清形獄以示大公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彈鄧洵武

臣伏聞祕書少監鄧洵武除同修正史輿議未允者竊

以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命令一

出而不可反也洵武前日史院留之朝廷謂其不可遂

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衆議籍籍以為命令反覆如此

何以明是非別賢愚而取信於天下乎況洵武父綰昔
為御史中丞專事姦佞求媚大臣為安石求賜第薦安
石子雱及其壻蔡卞館職神宗皇帝察見底裏親批聖
語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今洵武修
史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而不能掩其父
之惡乎兼洵武學問荒唐衆所共知前日蔡卞報綰之
私恩及欲褒飾妻父安石之美故置洵武於史院以備
檢討士人莫不指笑今令同修正史尤非所宜伏望聖

慈斷自宸衷特賜寢罷以允公議

又

臣近彈奏秘書少監鄧洵武不可同修神宗皇帝正史
不蒙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以史官直筆取信萬世
祖宗以來尤為慎重咸平初修太宗皇帝實錄錢若水
主其事薦起居舍人李宗諤等數人充史官真宗皇帝
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以後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
憑直筆儻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

餘悉可之且宗諤文學才名顯於一時議論堅正信於
朝廷真宗皇帝以此尚不授之史官而洵武人材凡下
詞筆繆陋不可比擬宗諤一二昉亦當時名相非若鄧
綰之姦佞蕙綰自為御史知雜以至御史中丞凡六七
年論事不少頗僻為多洵武豈不為父隱乎何以取信
天下後世前日既已罷之今日又有此差除公議實為
未允伏望聖慈以國史為念特賜追寢除命無使小臣
得逞其私

彈蔡京第一狀

臣伏見蔡京姦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羣小交通內外臣寮章疏累上朝廷已罷京翰林承旨輿論以為京之過惡甚多而交結近習之罪最大安可以赦今猶寵之以端殿之職委之以帥府之權顯是失刑須至彈奏者謹按京職居翰長身為從官委蛇經幄日侍清光可謂貴臣矣而乃卑躬屈己親昵閹官或以貨財相結或以書劄往來汚辱搢紳清議所鄙京揚揚然有自得之色

原其設心豈徒然哉實欲令其伺陛下之起居漏宮禁之事而又使之周旋庇盖前日與章惇蔡卞相濟之惡虛稱其美以僥倖進用陛下既察見底裏議罪如彼其輕何足以厭天下之公議況宮禁之中自古以來漏息之法極為嚴密所以防姦人之窺伺慮患生於不測今京交通如此禁中之事必無不知苟有姦謀何所為而不可思患豫防古人所戒伏望聖慈察京之罪重行貶黜以警官邪以清宮禁以為國家社稷之福不勝幸甚

第二狀

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凶邪肆害罪
狀著聞中外交通蹤跡可驗言章屢上天鑒難逃宜鳴
鼓而顯攻彰大佞之已辨陛下特優禁從未即譴訶畀
之以端殿之華付之以帥權之重誥命初下物論尤喧
謂姦惡之免誅有典刑而何賴臣聞斯議嘗具奏彈令
已彌旬未蒙顯責如聞京尚懷偃蹇不體恩私慢君命
而弗處丐祠宮而自若肆行忿忮愚弄朝廷如此可容

孰不可忍伏望聖慈檢會臣僚前後章疏付外重行黜責以副朝望

第三狀

臣惟哲宗皇帝仁民愛物出於天性紹聖以來垂拱仰成責任宰執是時降授中大夫行少府監分司南京蔡卞備位政府陰肆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殺害巧計既行凶焰日熾竊弄賞罰私報恩讎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寘之顯要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

誘宗廟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
下之姦吏更唱迭和相倚為重造作事端屢成冤獄看
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瑕中傷士類或輕或重皆出
己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僻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
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啟之時人目之為笑面夜叉天
下之所共知也陛下入承大統判別忠邪灼見姦凶率
先棄逐近雖責降未厭人心咸謂卞之過惡實與惇等
置散投荒尚為寬典今猶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姦伏

望聖慈重行竄責以謝天下

讜論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讜論集卷四

宋　陳次升　撰

奏彈呂希哲第一

臣近彈奏新除秘書少監呂希哲係宰臣韓忠彦之親方離謫籍進任太峻未嘗施行者竊以蘭臺秘省所以待天下之儒士為之貳者未易其人每有除授必學問資任可充其選者而後人無得而議今希哲碌碌常材文學無取蔭補入仕元祐間呂大防與其父呂公著相

結甚厚大防當國引希哲寘在經幄擢爲省郎當是之時清議不與自後希哲既以罪斥因緣大赦方行牽復除郡未幾令又有此差除何也若以人材資任言之顯屬不當若以宰臣之親言之豈盡至公之道哉夫爵祿者人主之操柄宰臣得以私其所親人心其能厭服多士何以激勸伏望聖慈特賜改正施行取進止

第二

臣近論奏吕希哲係左僕射韓忠彥之親除秘書少監

太峻未見施行竊以名器不可假人爵賞所以養德除授至公則人無間言若阿所好則人心不服令希哲既乏之才能原本闕四字蔭補入官所至無善狀論其才能學問不可任秘省論其方起謫籍亦未宜有此峻遷若論其宰相姻親則尤不可如此速進除目既下士論喧騰臣不敢畏避遂具彈奏朝廷不為施行必是進擬之際三省以忠彥之親堅執不回依阿曲徇遂使陛下官爵不得盡至公以待天下之賢而忠彥獨得私其所親上下

之分漸虧威福之柄倒置宰臣如此國家何賴伏乞睿
斷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彈王古呂希哲

臣訪聞近日三省大臣竊弄賞罰之柄專威福之權不
推至公為朝廷擇人乃私所親不顧公議王古乃右僕
射曾布右丞范純禮之親也起自貶所即除戶部侍郎
曾未數日又除尚書人言不已方令補外呂希哲乃左
僕射韓忠彥之親也方離謫籍即除秘書少監進任太

峻職位又崇如聞除授皆非陛下之意出於大臣進擬以私其所親朝廷如此公道安在人言籍籍甚可畏也伏望聖慈獨奮朝綱斷自宸衷特賜施行仍令今後如係宰執之親委是人材資任合行遷擢並取聖選大臣不得干預以明君臣之分以存至公之道取進止

奏彈李祥

臣近訪聞三省大臣差除多私其親已開具一二奏陳仍乞今後宰執親戚若是人材資任委實可用並自聖

選大臣不得干預未見作何行遣於今月二十九日本省准吏部牒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李祥除太常博士須至論列者竊以爵賞天下之公器也當與寒畯共之而後人無間言日近朝廷差除士大夫必相謂曰某人某執政之親也某人某執政之舊也人言如此亦甚可畏今祥乃門下侍郎李清臣之子也又有此除授未委出於聖選耶出于三省進擬耶若出於聖選則可若出於進擬豈能盡至公者乎伏望聖慈詳酌施行無使美官

要職皆為權要所得而寒畯之士抑鬱不伸天下幸甚

取進止

奏彈呂希哲李祥

臣竊以天子居九重之深不出戶而天下治者以宰執為之腹心以臺諫為之耳目以相維持以相補助二者并用而不可不可以偏廢然後朝廷正而萬事理如以腹心之臣為可托耳目之官為可輕臣恐天下之士壅于上聞而天子孤立矣此不可不察也臣今論列呂希哲除

秘書少監李祥除太常博士未允公議不蒙施行臣竊
惟執政之親人材資任委有可用若出睿選猶當引嫌
況呂希哲進任太速李祥除授太頻既是大臣之親止
緣三省進擬未盡至公清議難屈臣具論列朝廷不為
施行必以臣言為非臣不當更居言職若以臣尚可備
員諫省亦當行臣之言豈可忽而不用伏望聖慈主張
言路以廣耳目之聰明收還威柄無使宰執之專權其
呂希哲李祥等差除乞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寢罷取

進止

奏彈劉涇

臣伏覩新除朝散郎劉涇知眞州採之公議僉曰未愜竊以儀眞劇郡最處要衝朝廷每除守臣必須慎選未嘗輕授又將以為進用之階也今涇賦性貪污臨事狂率頃知處州任情不法殘民害物取贓入己幾至千緡察訪司按發罪狀明甚偶緣大赦遂獲原免今日有此差除顯是未允況選用人材實係國體若用貪污不法

之吏何以砥礪多士伏望聖慈特罷涇之除命以清郡政取進止

奏彈賈種民

臣伏覩賈種民新除直龍圖閣陜西路都轉運使公議未愈謹按種民天資險刻禀性奸佞元祐間守楚厚結章惇惇登宰府黨緣進擢若有過差周旋庇覆無敢誰何訪聞種民自領清汴職事所辟官四十餘員所起夫兵有至百萬官中累年所積梢𣟽兩岸所植楡柳斫伐

殆盡官司錢糧所支不知其幾何增築狹水堰月河但為舟船之害並無分毫之利朝廷灼見事實狹水堰遂行毀折重複勞民虛耗國用不可勝紀月河尚存而無用令閘不住移文修緝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一出種民私意收支錢物漫不鈎考費用既無名錢物恐難繼又輙行下州縣自清汴以來十二月河水通行客旅往還沿路稅務收到稅額錢數並令撥還清汴司州縣苦之且商賈射利相時而動河若不閉則後期而往河

若閉口則先期而行十二月稅錢自合通計一年稅額入轉運司應副國家支用清汴司豈得私有未委所撥稅錢有無朝旨施行若無朝旨尤為可駭兼聞元豐間修河置洛礶口以緩水勢種民糜而不修是致河水為患又支洛口官錢兑買平凖務石炭令年洛口物料尚未計置近者修閉洛口如聞所築堰基址不實河水下流洛河之患恐未已也兼所領在京茶場差官出外計置茶貨客人長引茶並將収買額害沿路稅額茶場所

収之息未見實數錢物多寡未嘗會計兼洛口沿汴河之兵士任意差使或用修橋或在茶場充役河上闕人萬一水勢衝突恐失隄防為患豈細種民恣横違法畧無忌憚置之深罪孰曰不宜今乃授之清職付以重權清議未允況陝西用兵之後災傷之餘宜得忠厚有風力使者賑恤罷民經制邦儲而種民險刻有餘制事無術總領是職民何堪命伏望聖慈特罷種民直龍圖閣陝西都運使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等處

錢物務要的確歸著諸路茶引所收稅錢見虧若干却將茶場所收之息除諸色官員公人等磨費外實收淨利幾何無使誕慢及根究違法事件一就施行以警背公奸險之吏取進止

奏彈梁子美

臣訪聞開封府界提點梁子美天資險刻善於交納家有三女隨勢炎涼以結姻好項緣章惇之親擢使湖外承順惇卞旨意紹聖間謫官在所部者均被苦虐陛下

即政之初是時與孚美同惡之人如張景温董必輩已蒙罷黜送歸吏部孚美獨得幸免又除府界提點士論扼腕近除省郎中書舍人鄒浩繳駁特行寢罷人以為當尚任府界提點人心未厭曾未彌月又有此差除頗駭羣聽前日之罷省郎必以浩之言為是今日又除京西運副必以前日罷省郎為非朝廷除授如此何以信服天下若謂京西路監司近緣應副欽聖欽慈二皇太后山園陵事皆得進擢孚美亦有此除授臣竊惑焉京西

路應奉二皇太后興造園寢凡百所須皆本路出備而府界只是備辦自京以至中牟宿頓而已非京西之比也况監司專一路威福豈宜輕授如向者哲宗皇帝大昇轝陷於泥中京西監司例皆得罪而王博聞擢為光祿少卿王詔知路州鄧棐獨降遠小處知軍其除授不必同葢因人材而進退之也今子美人品豈宜奉使要部伏望聖慈特罷子美新除仍正昔日湖外之罪無使善交結者得施其巧取進止

奏彈范純禮

臣竊觀易以乾況君以坤況臣乾天也正位乎上坤地也正位乎下尊卑之勢既分則乾坤之位定矣上下之分既正則君臣之道明矣是以勢位不可陵名分不可犯蹙君之路馬芻者有誅齒君之路馬者有誅況君父之分天下之所共諱其可稱道之乎訪聞尚書右丞范純禮近准朝命押北使筵燕賔主語言輙再及御名頗虧臣節甚累國體遂使中國禮義之邦為人臣者失尊

君之道取笑邊陲其為辱命莫甚於此若純禮故犯顯
屬不臣設或有悮則是昏耄大臣如此安可參預機務
臨蒞百官伏望聖慈特行黜責以明君臣之分無使外
夷輕視中國取進止

奏彈宗粹

臣竊以大宗正丞雖係佐官而宗司之事實賴其主行
訪聞前判宗粹志在貪汚罕循法守丞官程元佐擅宗
益每有執議不務曲徇視之如仇遂具論訟所訟之事

夾帶前官任內職事張大事勢期於中傷朝廷緣此並
罷職任而元佐宗益又有衝替指揮與議以為宗粹因
公事請囑受贓不輕既以赦原更不議罪贓又不沒仲
御別無贓私止有理曲公罪亦一例罷職已是輕重不
當而丞官理曲最少又在大赦前罷任既均仍更衝替
顯是偏重以元佐宗益言之固無足惜所可惜者宗司
之職事耳竊慮自今已始丞官畏憚判官遇事不敢復
議宗室之間冤枉無訴有累聖治欲乞睿旨委官取索

所斷公案看詳分別元佐等在任內理曲事件情與宗粹等所犯比較輕重如委是理曲事少仍更情輕於大赦合行原免除罷任外所有特旨衝替取自朝廷詳酌指揮取進止

小帖

檢會元符元年五月六日勅節文命官犯贓罪至流私罪至死檢降特旨其餘情理不至大段凶惡者不得檢擬伏乞照會

奏彈陳祐

臣伏聞新除右正言陳祐與中書侍郎許將有親嫌乞避免不蒙俞允者竊以朝廷之事行之乎宰執差除或有未當法度或有未安臺諫皆得論列以聞若以親而不言則負國捨親而言之則傷恩故祖宗以來每除臺諫官若係執政之親不以有無服紀並不除授將以防微杜漸為萬世之法也今若不許祐之避免此例一開異日緣執政之親而除授臺諫者舉以此為例恐臺諫

官親附執政而蔽陛下之聰明伏望聖慈特許祐之避免以全祖宗之良法以慰萬世之遠慮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彈内侍裴彦臣第一

臣竊惟人之無禮於君者臣子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況身居言責豈可默乎臣訪聞今月十三日御藥閤守懃在御前呈進文字内臣裴彦臣對君上用手敲守懃幞頭高聲道莫錯斬人莫錯斬人顯是不敬無人臣之

禮罪不可赦安可置而不問陛下縱不以身之安危為念其如社稷何其如天下何其如公議何昔漢唐之間閹官秉國柄制國命者其始於陵慢其終至於跋扈而不可制今日彦臣悖悍如此豈可忽之而不慮後日之患乎伏望聖慈特出睿斷明正典刑以為宮禁之戒取

進止

第二

臣伏見本臺今月十四日據御藥閤守懃狀論内臣裴

彥臣對君上高聲等事已具申奏乞行根治未聞施行者竊以宮殿之事理當恭肅敢有聲徹御所者在法不容況對君上高聲肆忿而無人臣之禮者乎夫人主之尊如堂堂高則難攀卑則易陵彥臣果於陛下之前如守慹所陳顯屬不敬而有陵上之心若不明正典刑以懲其惡盍無畏憚何所為而不可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漸也詩曰肇允彼桃虫拚飛維鳥言事起於至微儻不防閑及其成也終至於不可制陛下當以古人之言

為戒社稷之重為念除惡於未萌消患於未然毋使滋蔓以至於難圖後悔無及矣伏望聖慈特降守懃狀詞付有司考究虛實因依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伏見內臣裴彥臣近者對陛下喧爭無人臣之禮原其罪犯宜有顯戮陛下至仁天覆不忍加誅止追五官勒停送峽州羈管物議尚謂失之太輕今尚在途未達貶所又有放令逐便指揮頗駭羣聽況除奸去惡在於

必果朝命既下要在必行令彥臣陵慢無禮罪宜用誅
方行竄逐又令逐便反覆如此何以示信伏望聖慈且
依元降指揮羈管彥臣庶彰命令之必信亦所以彈壓
奸兇取進止

第四

臣先彈奏裴彥臣羈管峽州未到貶所放令逐便事未
蒙施行本臺令准尚書刑部牒羈管在外内侍裴彥臣
近因皇太后服藥德音放令逐便檢會紹聖三年秋頒

令節文諸赦書許移編管羈管人在京委所屬開封府
步軍司在外委諸州當職官自赦書到後除元係命官
奏裁外餘並取索犯由依條移放竊惟國家法令所以
示信於天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德音即無許移
放編管羈管人之文乃引用放令彥臣遂便未應上條
何以示信況彥臣對君父悖悍無禮涉大不敬情犯深
重不可以赦尚未到貶所豈宜釋放兼臣先論奏彥臣
之子裴諠不可令給事内庭如未施行亦乞一就發遣

出外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降指揮取進止

奏彈內侍裴誼第一

臣伏見內侍裴彥臣肆其凶悍輕侮君父已行竄逐輿論欣快然彥臣之子裴誼隸籍內庭給事宮殿不無念親之心又有疑忌之迹慮懐陰謀妄有交搆防微杜漸宜在早辨伏望聖慈特令裴誼補外以消奸慝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奏乞令內臣裴彥臣之子裴詛補外未蒙施行竊以亂起於未形禍生於所忽古之聖主方其甚盛之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深思遠慮救於未然之前以為無窮之計也今彥臣既以罪逐裴詛寧無忌心思患預防正在今日除惡務本不可以緩伏望聖慈早賜指揮發遣裴詛補外以肅禁衛取進止

奏彈內侍張琳第一狀

臣訪聞皇帝皇太后同聽政之日名元祐皇后還禁中

復名號元符皇后憂懼心不自安內臣張琳側聞二聖有並后之議肆為狡計以欺元符皇后謂其致力佑助遂得不廢多受金珠臣寮常具彈奏未蒙施行者竊以宮禁之中事無大小陛下日夕所聞琳猶敢公行詐欺取受財物畧無忌憚況其他私乎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望聖慈檢會臣寮所上章疏審其事實早賜施行以警來者取進止

第二

臣竊以罪同而罰均則人無間言罪同而罰異則天下之心豈能厭服哉伏見内臣張琳與馮説共受元符皇后金珠事狀明白所犯既同得罪宜一説已蒙罪責出守祠宫琳猶握要權出入禁闥如故公議不與人心未厭以為朝廷法令特為琳屈何以信服天下伏望聖慈正琳之罪以示至公取進止

第三

臣近訪聞臣寮論列内臣張琳受元符皇后金珠事奏

乞施行未蒙賜可者竊以欺詐准盜具載著令宮殿之中盜罪加嚴令琳敢爾顯無忌憚情不可恕伏望聖慈降付有司根治施行庶使宦官稍循法守不敢恣橫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訪聞內臣張琳欺詐取受元符皇后金珠累具彈奏未蒙賜可緣琳之罪狀明甚情非可恕縱而不治何以戢奸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章疏早賜指揮施行

第五

臣訪聞内臣張琳奸凶狡猾尤為貪汚去歳與馮説受元符皇后金珠説已行罷去而琳在職如故憑恃權勢肆為過惡臣累具彈奏未蒙施行今又聞琳先因干請遂得内東門勾當既非陛下潛邸官屬近又希冐作隨龍人特轉一官被恩駢蕃非所當得兼琳係皇太后殿内祇應人每承恵渥不具思所以報宜何如哉竊聞近者皇太后上僊琳既係本殿人自當披髮服孝服以盡

哀慕之至琳只依閤下人例著紫祗應士大夫扼腕謂
琳前日荷大行皇太后之恩如此其厚今日負之何速
耶其不忠情狀顯甚若不重正典刑何以示戒伏望聖
慈特賜施行
第六
臣近彈奏内臣張琳受元符皇后金珠及干求内東門
司句當人又冒作隨龍人轉官大行皇太后上僊係本
殿祗應人不披髮服孝服等不忠事未蒙施行者臣竊

惟國家之法莫重於懲贓吏正名分誅不忠懲贓吏則貪鄙息正名分則實不亂誅不忠則臣下勸致治之要實本乎此今琳欺詐以受金珠干求以冒職任貪贓之狀如此其著也隸籍為皇太后殿祇應人時暫奉旨宣名既非陛下潛邸之官豈得為隨龍人以冒爵賞名分之實如此其紊也被受皇太后恩顧不啻天地父母一旦負之不披髮行孝服乃著紫祇應不忠之心如此其甚也為臣之罪備此三者天下之所共怒法律之所不

容縱而不治典刑安在何以肅正朝列哉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所奏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取進止

第七

臣近彈奏內臣張琳不為皇太后披髮成服等事不蒙施行臣竊惟朝廷制法所以待有罪而琳之過惡顯著臣前後彈章詳疏其狀皆可考實陛下姑務含容弗忍加罪然惡不可長古人所戒法貴防閑先王所重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所奏早賜指揮以允公議取進止

第八

臣近彈奏內臣張琳受元符皇后金珠干求內東門差遣冒作隨龍人改官不為大行皇太后披髮王道與裴彥臣張琳等同惡相濟陵慢君父裴彥臣情犯甚重責降未到貶所引德音放逐便不應條法及乞令裴誼等出外事並不蒙施行臣竊惟張琳等罪惡暴著中外共知稽考迹狀不可不懲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所奏乞

賜指揮取進止

奏彈內侍李偁第一

臣竊聞陛下頃居潛邸哲宗厚天倫之愛恩遇甚渥陛下忠信恭敬未嘗以毫髮之私上干朝廷實以本府都門親事官晨昏啟閉甚勞援例奏留實占役使非有他也其事至微有何犯分臣寮之家尚許指名奏人隨行況天子之貴介弟豈有不可者乎御藥李偁輒敢凌侮悖慢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陛下受請求耳令陛下續敘祖宗之業位乎天地豈偁所欲偁猶領職禁中給

事左右忠臣良士莫不扼腕日夕爲憂竊謂古之刑人不在君側者盖防患於未然慮禍於不測今日安可恬然不以爲慮況儞陵侮之迹甚著疑忌之心必生心既不安慮患必審若不早正典刑宮禁之中恐開釁端如前日任守忠之事爾伏望聖慈體英宗之果斷早賜施行以清宮禁以防後患實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第二

臣近彈劾御藥李儞誣奏陛下潛邸都監干請乞留都

門親事官事乞正典刑不蒙施行者臣竊惟陛下之意必以俌給事宮禁日在左右不忍加罪所以示恩私也雖然恩固可行亦有時而不可行恩重於義則恩不可以廢義義重於恩則當捨恩而從義俌前日既有陵侮之迹今日必生疑忌之心前日已嘗犯分今日寧保其無反側乎陛下宜察其奸謀酌其情犯斷之以義不可牽於私恩乃可以為宗廟無窮之計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當以為戒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無貽後日之悔取進止

第三

臣近彈劾御藥李偁頃嘗誣奏潛邸都監干請乞留本府都門親事官顯屬陵慢不蒙施行者竊以偁在先朝憑恩橫甚雖天子之至親猶且陵忽陛下躬行受其侮今日持萬乘之權操威福之柄不即竄逐寘在左右包含容忍牽制不斷人人為之寒心竊恐奸惡日熾人莫敢議主威不立堂陛之勢由此虧矣伏望聖慈奮乾剛

之斷檢會臣前後章早賜黜責以消奸慝以安天下取

進止

第四

[illegible]彈奏御藥李偁誣潛邸都監干請乞留都門親事

[illegible]有欺詐取元符皇后金珠事未見施行者

謹按偁之陵侮琳之貪汚皆顯有迹狀衆所共知雖聖

度包容未忍加罪稽之公議難屈典刑伏望聖慈早賜

施行取進止

讜論集卷四

謄録監生臣黄鐘
謄録監生臣馮克鞏